

就这样 离开

王建新◎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就这样
离开

王建新◎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就这样离开/王建新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5

ISBN 7-5306-4159-X

I. 就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381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20 千字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19.00 元

蝴蝶飞呀飞呀飞

在我看来,只有两种文学,一种是慢的文学,一种是快的文学。把它放在体裁里,就是慢的小说和快的小说;慢的散文和快的散文;慢的诗和快的诗……《红楼梦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相比,《红楼梦》就是慢的小说,《三国演义》就是快的小说;韩愈的散文、柳宗元的散文、张岱的散文,就是慢的散文,欧阳修的散文、袁宏道的散文、袁枚的散文,就是快的散文;杜甫的诗、李商隐的诗、黄庭坚的诗,就是慢的诗,李白的诗、白居易的诗、苏轼的诗、陆游的诗,就是快的诗。

外国文学如此,当代文学也是如此。

很难区分高下,对它们的爱好往往由阅读者的口味决定。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,就是阅读与阅读者本身的问题。我认为文学到了今天,它已经非常专业化了,或者说分工入细。就拿我自己来说,我觉得我在散文和诗的阅读上,我是一个专业读者,因为我对散文和诗的来龙去脉心里比较有数,而在小说的阅读上,我只能说我是业余的。

我是一个小说的业余读者,尤其是当代小说。所以

有关本书,我也只会就事论事,说一点当初阅读时的感受。

《就这样离开》,这部小说写的是银行系统里的破事,小说其实就是一门有关破事的艺术——它撕破了给大家看,不破不好看。但事情总有源头,《就这样离开》的源头就从钱而起,银行里钱多,起码是能见到的钱多,但才开始就写钱,多俗,于是言情,蝴蝶飞呀飞呀飞,不知不觉地飞到了钱上,蝴蝶飞呀飞呀飞,再心照不宣地飞到了权上。到此我才明白,权是这部小说的根本,如果非得要一部小说有根本的话,这部小说写的是权。

《就这样离开》把权撕破,撕破成一小块一小块,蝴蝶飞呀飞呀飞,飞出了几种权力的碎片。

钱的权力、情的权力和义气的权力……等等,等等。

范主任和印刷厂老板的老婆睡觉,还要印刷厂老板把这过程录像下来,说老的时候有个东西回忆,钱的权力在当下已经被夸大到无耻的地步,我不认为这是小说家的虚构,说实话,比这事更无耻的也是早有耳闻。《百年孤独》的写作者马尔克斯说过这样的话:

总而言之,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作家必须虔诚地认为,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。我们的天职,也许是我们的光荣,在于设法谦卑地模仿它,尽我们的可能模仿好。

当下中国对作家来说难道不也是如此吗?

为了与权力和权力的影子——钱的权力的对抗,

《就这样离开》的写作者不无意气用事地把情写成一种权力,把义气写成一种权力,把良知写成一种权力,把洒脱写成一种权力……于是小说的主人公赵洪,很像西方骑士小说里的骑士。

这部小说的确是很浪漫的。

但情一旦变成权力,也很可怕,美人凋零,乳房上的蝴蝶灰飞烟灭,王言的死,我认为就死于赵洪,因为赵洪的情使王言无法回避,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无法回避权力一样,所以可以这么说,无法回避的,都是权力。大大小小的权力,强强弱弱的权力。天网恢恢,人在权力这一张天网之中,蝴蝶飞呀飞呀飞,灰飞烟灭。

《就这样离开》:就这样离开,离开得了吗?是为序。

车前子

2005年1月14日下午

于目木楼头

(一)

××银行××储蓄所

“小姐,请帮我存一元钱。”

“是存一元吗?”柜员王言接过钱,看了看外面的那个人:大概三十七八岁,男性,长得又矮又壮。

王言暗自心想,这人有病吧,一元钱也存。

“钱存好了,这是存折,您拿好。”王言眉眼含笑。

“再存一元。”他面无表情。

王言愣了一下,但还是耐着性子帮他存了。

“我还要存一元。”他翻了翻眼睛,好像眼睛里面有异物。

“一元一元的存多浪费时间啊!”王言忍不住了。

“你没看见后面还有别的储户吗!……”

王言猜想他可能是故意捣乱。

“你什么态度呀,遇到这么点事就不耐烦了,”他也急:“我就要这样存,今天我要一元一元的存一百元,我看你干不干!”

“我不干!”王言坚定的说。

“不干我投诉你,”他说,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王言。”王言冷冷的说。

“我看你这工作是不想干了！”他提高语气。

“我早就不想干了，你去告我吧！”王言不甘示弱。

“王言你先到里屋去，”储蓄所的赵主任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，他对王言说，“这里的问题，我来解决。”

王言觉得很委屈，不知为什么，眼泪啪嗒啪嗒就下来了，哭着跑进了休息室。过了大概五分钟，赵主任进来了。

他和颜悦色的对王言说：“王言啊，别哭了，那个储户已经走了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干我们这个工作嘛，就这样，什么事，什么人，都会遇到，有些话，你就当没听见……好了，好了，别哭，这么漂亮的姑娘把眼睛哭肿了，多难看……我先出去，外面还有很多储户在等着办业务，你也早点出来……”

王言点了点头，泪痕未干的走回了营业室。

下班之后，王言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串她熟悉的号码。通了。王言说：“喂，赵洪，我下班了，你还要多久才能下班？”

赵洪说：“还有两个所的库包没有送来，估计快了。”

王言说：“那我去分理处找你吧，今天我都快被气死了！”

赵洪问：“怎么了，我的小公主……”

王言说：“到了我再和你说吧。”

“今天的那个男人太讨厌了，他故意整我，偏一元一元的存钱。”王言用手勾住赵洪的脖子。

赵洪笑着安慰王言：“算了，别气，哪天见到他，我抽他一顿。”

“是应该抽他。”王言用手在空中挥了一下，意思是：抽他。

“吃完饭去我家，我爸妈不在，”王言小声说，“他们去天津看奶奶去了。”

“是吗，这么好的机会，”赵洪笑得很放肆，“我又可以看见蝴蝶飞了。”

“讨厌，总想着那事。”王言把头低下。

(二)

赵洪和王言刚走到楼下，迎面碰见了李明。

“赵洪，干吗呢？”李明问。

“怎么是你啊李明，”赵洪也很意外。“有些日子没见了，你住这儿？”

“是刚搬过来，我妈身体不好，住这儿五层，我和我媳妇搬过来照顾她……哎，”李明说，“这位美女是……介绍一下吧。”李明笑嘻嘻地望着王言。

“是我女朋友，王言。”赵洪说。

李明说：“王言……听说过，以前财经学院的校花，后来分到你们单位……你们什么时候……”

赵洪说：“我们认识三年了。”

李明说：“你小子藏得够深的啊，几次战友聚会你都没说，处了三年也该结婚了吧，对了，赵洪，有件事我和你说一下，过几天领导轮换，我们的分理处主任范健到你们分理处当头。”

“是吗？我都不知道这事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呀！”

“你就看看咱们哥几个从部队回来，分到银行，哪个在银行混的不比你好，你的进步就是从押库变成管库，我现在干人保干事，李强在干会计，王刚在储蓄所干，听说都要提所主任了。”

“在部队的时候，你是班长，我们几个什么都不是，怎么现在你落后了呢，对了，我们头过来后我可能会跟过来，他说要提我当行政主任，到时我帮你好好整一整……话说回来，你也不赖啊，有钱有车，我们不敢炒股票你敢炒，况且你又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……”

“你们那个主任范健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能干、能贪、好色。”

“怎么换一个不如一个，不会吧，这样的人也能当官，”李明两手一摊，露出一声冷笑，“不说啦，我要

上楼做饭了，对了你在这儿干嘛呢？”

“我送王言回家。”

“王言，你也住这儿？”

“对呀！二门 205。”王言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我住二门 505，咱俩可是邻居啊！……王言，好好管着赵洪，他脾气太大，等扳好了他的臭脾气一切就顺了。”王言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家里没人可真好，你给我做饭吃。”

“成，你们家有什么。”

“不知道，随便做点什么，吃过饭我要和你好好聊聊。”

“赵洪，你说我们已经认识三年了，到银行我也工作了两年，一起分下来的同学都被调到科室，或者干会计去了，就我还在储蓄所当柜员，整天受气，我想不干了，你说成吗？”

“成，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往上爬吗？烦，现在银行的体制不成，我现在每天上班也不用动什么脑子，就学会数那十几个包就行了，没事我炒炒股，挣点钱比什么都强，你不干我支持你。”

“给你一个最美的微笑，就你最了解我。”

(三)

“曾经不相信有那么完美的爱情，但认识你后我

相信了,1996年9月19日所发生的一切,让我感动一生。”

“我哪有那么伟大!”

“当然有,你看,我和你爱情的信物”——十一朵干枯的玫瑰,“我要听你讲讲这十一朵玫瑰的故事,我就喜欢听你讲。”

“都回忆过那么多次,我们还是玩蝴蝶飞吧!”

“不,一定要讲,我感动了才会让你看见蝴蝶飞。”

199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,在财经学院上大学的弟弟来找我。

“哥,你怎么到现在也不找女朋友,今年你都27了吧,爸妈都急了,况且现在你的条件也不错了,自己有车纵然只是辆夏利,单位也分了你一间平房,找个女人结婚得了!”

“去去去,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?”

弟弟做了一个很不好意思的表情,“星期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,把你的那双‘耐克’借我穿一下。”

“我的鞋你穿合脚吗?”

“你忘了,咱俩脚差不多!”

“穿了耐克你就能拿第一呀?”

“反正能快不少!”

“成,你拿去吧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……”

“没钱了吧？”

弟弟又是一个很奇怪的表情：

“你怎么知道，有二百就行。”

“给你二百，别忘了放假打工挣钱还我。”

弟弟在傻笑，“等我上班再还你，对了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还没有和你说，我在学校看中了一个女孩，是我上届的大三金融系的，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我们很多人都在追她，可是她又冷又傲，我们都败了，要不然你去试一下，9月19日，我们学校组织的卡拉OK大赛决赛，她是歌手之一，也是现场主持。真的很漂亮，那天我带你去，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接近她……”

“有那么好吗？”

“绝对的，挑战性的，再给我一百元信息费！”

“你小子……”

“哈，又来一百，19号见。”

到了那天，弟弟很早就来找我：

“哥把你那套西装借我穿一下。”

“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穿西装？你不怕热啊……”

“热无所谓，现在关键的是要酷！今天晚上我估计有很多人向她表示爱意，就是求爱，所以今天一定要与众不同，给她一个很深的印象。”

“你不是说给我提供一个机会吗？”

“机会均等，谁争取到是谁的。”

“你小子上了几年大学，怎么变得越来越油嘴滑舌。”

“哥怎么样，我穿上西服帅不帅？”

“还成，帮我把领带系上。”

“你还让我干吗？”

“帮帮忙吧！”

“成了，系好了，可以走了吧！”

“哥你就穿这身去？”

“怎么了，这叫文化衫，你看看前面这几个字：‘爱拼才会赢’，你再看看后面，‘一生何求’，懂吗？”

“真够傻的，今你准没戏。”

“慢点，前面路口右转。”

“干吗去？直着开就到学校了。”

“快拐，前面有一家花店，我得买花送给她。”

“还要送花？”

“那当然，现在流行这个。”

“老板，玫瑰花怎么卖？”

“最好的荷兰产的‘睡美人’，十元一枝，国产的‘睡美人’五元，这种大一些的三元，这个小一点的一元。”

“老板我买九十九朵玫瑰。”

“好！好！你要哪种？”

“一元的。”

弟弟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和老板谈着价钱,看得出来,老板看着弟弟的表情和衣着想乐又不敢乐。

“先生您买花吗?”

“买,这玫瑰一枝是什么意思?”

“一枝代表‘我爱你’!”

“那十一枝呢?”

“代表‘一心一意’!”

“九十九枝呢?”

“代表‘天长地久’!”

“我买十一枝,要最好的荷兰睡美人。”

“好好好,我给您包装好,包您满意……”

买完花,一上车弟弟就催我快点开,“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了。”

“你可真成,我估计今天有送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,你那九十九朵没戏……”

“各位老师,同学们,您们好!财经学院第二届卡拉OK大奖赛决赛,现在开幕……这次大赛经过多轮角逐,现在共剩下十五名选手来参加决赛,我是第11号选手,同时也是今晚特约主持人,我叫王言,希望大家支持所有的选手,更要支持我,谢谢大家。”

11号,十一朵玫瑰,真的巧了,这个校花王言果然如弟弟所说,真是太迷人了。她的身材在红色的演出服包裹下,玲珑尽现,大大的眼睛,冷漠的眼神

中，蕴藏着一丝聪慧，她人长的很白，总之有一种说不出的美，如果能拥有这样一位女朋友，一生何求啊！

“下面，有请第一位歌手出场，大一的刘文涛，他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‘特别的爱，给特别的你’。……”

“第二位歌手，李解的演唱歌曲是‘万水千山总是情’。……”

“现在请 11 号歌手上场，那就是我，王言，我要送给大家的两首歌是……是男歌星唱的歌，现在我来反串，第一首歌是‘爱拼才会赢’。”

“一时失去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……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”

今天我想我一定会成功，又一次的巧合。我站了起来，让她能看见我胸前的字，“爱拼才会赢”。她注意到我了，看得出来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惊喜。

“哥，把背心脱下来，让我穿会！”

“一边呆着，起什么哄！”

一首歌结束，伴着热烈的掌声，一群男生争相过去送花，我没有送，同时一个大胆的，充满灵感的想法在我心中形成。

“下面我要唱的第二首歌是……”

我感觉到她在看我，于是我又一次站了起来，并且是站到椅子上，背过身，让她看见我背后印的“一生何

求”，我感觉到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笑着对大家说：

“我唱的第二首歌就是‘一生何求’，与此同时，我要感谢站在椅子上的那位男生，谢谢你的支持……冷暖那可休，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确在手，我得到没有……没料到我所失的，竟已是我的所有。”

音乐声渐渐的停止了，掌声不断，我走到舞台上，拿着那束十一朵的玫瑰：“这束花送给你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你不但歌唱得好，人更美！”

看得出来她的眼中有一些感动，“不过这束花意义不同，十一朵代表着一心一意。那我要用我的血来捍卫这个誓言，我此生对你会一心一意。”

我用嘴咬破了自己的小拇指，血流了下来，我把它一滴滴的滴在这十一朵玫瑰花瓣上，“这花现在送给你。”

然后，我看见王言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我接受，接受你这十一朵带血的玫瑰，更接受你的誓言。”

王言接过花，哭着跑到了后台，我也怀着一种特别复杂的心情离开，一个人在校园的林荫路散步，演出还没有结束。